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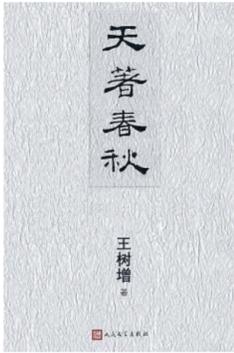
# 历史、文学与战争的交响

——读王树增新作《天著春秋》

■ 袁 论

##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10年前，王树增在完成“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收官之作——《抗日战争》时，曾透露一个宏大的设想：要将春秋以来我们这块国土上那些波澜壮阔的战争，以独特笔调展现给世人。这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从这些战争中诞生了中国灿烂的兵书文化和传承至今的军事思想。

2024年12月，王树增在多年精心研读文献笔记的基础上，终于完成这一设想的开篇之作——《天著春秋》，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天著春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从当下视角解读和再现春秋时期战争的作品。本书从夏商之间的鸣条之战写起，简略回顾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更迭，尔后着重书写从周平王迁都洛邑至三家分晋的春秋历史。作者用10场古代大战，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那段战乱纷争却又诞生辉煌战争文化的壮阔历史。这段历史是我们回望和探求民族成长经历和民族精神发端的重要源头。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战火四起，群雄并立，横尸遍野，称王争霸。但同时，这个时代又产生了留存至今的哲思、谋略乃至情歌”。

创作过程中，王树增潜心搜集、整理各类典籍，涉猎范围很广。史学著作、诸子百家以及文学经典，均在他的研究范畴之内。对于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王树增更是细致入微，运用多种资料相互印证和补充，密切关注后世的研究成果乃至考古新发现，以此来甄别历史信息的真伪，力求准确而真实地还原历史细节，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与此同时，王树增以现代军事视角，充分运用现代军事理论，从地缘政治、军事地形、兵力对比、战场形势和战略战术

等多个层面分析古代战争，并从军事角度对一场战争在战争史上的地位、其战术打法对于战争形态的影响等，也给出相对清晰的评价。他将鸣条之战中郑国军队的“鱼丽阵”，即战车和步兵协同作战的战式，与现代战争的“步坦协同”相类比；将长勺之战中的“一鼓作气”视为心理战的古老典范，并对心理战的作战方式进行分析。此外，书中还指出郑国抗击北戎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中采用伏击战制胜利的战例；楚庄王灭庸之战则体现分进合击战术；吴国和齐国的艾陵之战是中国古代使用战场预备队的战例等，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军事理论和战史研究的专业性、学理性。

从文学叙述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点评将数千年前的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有机勾连在一起，使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现代战争的萌芽和源头，看到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结的战争经验，以及国人在战争中不断积累和传承的智慧，展现出纵横捭阖、舒卷自如的写作风格。

《天著春秋》作为叙述历史的文学作品，与历史文献资料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思考和情感投入。这些主观能动的情志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

在春秋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有公卿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乱。对此，王树增写道：“书写战争，不是为了揭秘，也不是为了梳理战史，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王树增用细腻的笔触描绘战争中不同阶级的人的处境和选择，蕴含着他对战争本质的看法，以及内心对于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苦难的深深忧虑和思考。安稳和平的生活一直是普通百姓的愿望。“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古代兵法中对战争最高境界的美好设想就产生于春秋时期，“慎战”“止战”这些沉淀在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的观念，都是先人在血淋淋的战争中领悟到的。这里面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景，更承载着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

在《天著春秋》中，王树增如同一位技艺娴熟的雕塑家。他将史书中有些只有几行字或一句话的记载，通过史料挖掘和文学笔触铺展开来，努力还原当时的战争和战争中的人。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历史，王树增还多次踏上寻访古战场的旅程。尽管历经数千年的岁月变迁，这片土地上的风貌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他站上那些曾经见证过战火纷争的古战场时，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亲

身感悟，使得他的行文情感充沛、情思绵长。

比如牧野之战，史书中的记载非常简略，但王树增根据后世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细致还原了双方的阵法、兵器使用以及军队编制等情况。在描述战争过程时，他生动展现了三波进攻态势，以及阵列中步兵、甲兵、弓弩手之间的配合，直到最后双方短兵相接、残酷厮杀。读者仿佛能亲眼目睹战场上的冲锋、肉搏和践踏，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激烈。

理想的文学作品很多时候是历史与美学的融合，是诗与史的共构相生。这其中，既要有充实充分的史料支撑，又要有表现力独特的语言运用和叙事结构；既要有真实客观的历史细节，又要有文学的兴味和意趣。这些特点，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天著春秋》中。

王树增曾对春秋时期的战争进行总结：“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期的大小战事达500多次，100多个诸侯国曾被兼并或亡国，超过50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死。”他以重要战争为脉络，来讲述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凸显了战争在霸权更替、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他大量使用倒叙、插叙的叙述方式将春秋乃至更早历史时期纷繁复杂的诸侯关系和权力更迭编织在一起；他善于把控行文节奏，将紧张的战争场景与日常社会经济状况、理智的军事分析相结合。在讲述完周朝建立后，致力于从礼乐祭祀、政权结构到税收、战争等各方面制定完备的典章制度时，作者写下：“在战争如此频繁的年代，竟能诞生如此周全整饬的规章。”而这一系列规章制度在战争中对政权体系给予了全方位保障。

除了宏大的战争叙事，王树增用细腻生动的笔调，刻画历史大背景下的人情人性，展现出人性在战争中的复杂与多面。春秋时期，在战争的阴霾下，既有的价值认知和道德伦理观念出现崩塌，人性的光辉与黑暗相互交织。有人会为了达到自己的战争目的，使用暗杀、离间计等各种战术计谋。如晋国的赵盾，先后暗杀公子乐、背弃公子庸。这种用刺杀方式除掉政敌以确保权力稳固的做法，在春秋诸侯国中屡见不鲜。但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又会出现恪守周朝“战争礼”的现象。比如晋楚邲之战，晋军在溃败时，战车陷入泥泞。追击的楚军并没有屠杀他们，而是教他们如何让战车从泥坑中出来。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当时人们面对战争的态度和思想，但从历史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面对战争时，人性中残酷与仁义共存的复杂。

作品中尤为吸引人的是对《诗经》中

民歌的现代化表达。作者用通俗的现代语言传递古老民歌的风情和韵律，再现先民的浪漫欢喜和愁绪忧伤，笔调悠扬和缓，传达出自由平和的气息。表现《诗经·郑风·东门之墦》时，作者写道：“东门外美丽的花园呀，茜草沿着山坡生长。她的家离我近在咫尺呀，人儿却像在很远的地方。东门外栗树下的小屋呀，安宁温暖让我心旷神怡。难道是不想与你亲近？不肯亲近的人呀是你。”淳朴的情歌语言勾勒出普通百姓简单的幸福。与残酷激烈的战争相比照，在疾徐有致的节奏中，尤其作者在历史书写中深沉的人文情怀。

文艺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天著春秋》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史，它实际上是一个以战争为线索的、为脉络的文化史、生活史、精神史。“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春秋往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起源，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童年和青春时代，这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写，需要我们去重新想象它，重新认识它。这种想象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历史，也是为了认识自己。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性情是怎么来的，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基本观念，渗入我们血液里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读读《天著春秋》就知道我们的来处在哪里。”

王树增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抒发了一位作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从何而来、我们精神观念根源于何处的思考。他以文学表达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重新寻找和认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传统的根与魂。

我想，这就是《天著春秋》带给我们的启示：以更理性和更具现代精神的眼光去择取分析来自历史深处的优秀基因，让未来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宽广。



长征

第6360期

##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回望古人关于春节的描述，不能不提苏轼。他围绕春节写下的诗作，令我们回味无穷。其中，《馈岁》《别岁》与《守岁》，是他寄给弟弟苏辙的三首诗作。诗中不仅蕴含他故乡蜀地丰富的春节习俗，也映照出他个人的情感波澜与文化意蕴，历来备受赞誉。

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岁末的陕西凤翔春节氛围愈来愈浓厚。在凤翔为官的苏轼，心中泛起了思乡之潮。这是他人仕后初次离家外任，不能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不能回四川老家走亲访友。他只能援笔书怀，回忆家乡的春节民俗，向苏辙诉说心声。

《馈岁》一诗细腻描绘了岁末邻里间互赠礼物的热闹图景。“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为欢恐无及，置酒不论货。山川随出产，贫富称小大。置盘巨鲤横，发瓮双兔卧。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擎出春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诗中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馈岁”，意即“岁晚相与馈问”。馈岁之时，无论贫富贵贱，皆竭尽所能，筹备馈赠之礼。田间收获、家中珍藏，皆化作满怀深情厚谊的礼物，在邻里间相互馈赠。这不仅是物质的交流，更是情感的交融、情谊的纽带，彰显出古人自古以来重视人际关系、崇尚和谐共融的文化价值，是“礼”与“情”的完美融合。

“酒食相邀，呼为‘别岁’”。《别岁》一诗则展示了邻里、亲朋、好友间相互宴请的温馨场面，宛如现今的春节聚会。“故人适千里，临别尚迟迟。人行犹可复，岁行那可追！何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已逐东流水，赴海归无时。东邻酒初熟，西舍豕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勿嗟旧岁别，行与新岁辞。去去勿回顾，还君老与衰。”岁末之际，人们在欢乐之中亦难掩对时光飞逝的感慨。旧岁如东逝之水，一去不复返；而新年将至，带来新的未知与希望。在春节这一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苏轼用诗作启示我们，在欢乐中珍惜时光，享受生活的美好。这种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映射出中华民族深刻的生命意识与哲学智慧。

《守岁》则生动刻画了除夕通宵守夜的有趣场景。“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知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晨鸡且勿鸣，更鼓畏添挝。坐

# 苏轼笔下的春节咏叹

■ 李 仲 董 伟

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除夕夜，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全家围坐一堂，灯火通明，欢声笑语。孩童强忍困意，只为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苏轼不仅感慨时光易逝、思念亲人，更心怀政治抱负，流露出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既然无法留住时间，便勿使岁月虚度，要趁青春年少，实现理想抱负。诗句展现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通过苏轼这3首诗，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笔下的春节图景，实则是中国故事的生动写照。其中蕴含的春节文化精髓，历经时光雕琢，代代沿袭，至今仍深深扎根于华夏沃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符号，彰显出非凡的生命力与广泛的影响力。这份文化的传承，为我们构筑起文化自信的坚固基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力量。

## 说说“蛇文化”

■ 向 贤 彪

绕的反抗精神。由于蛇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多面性，在民间传说中，蛇又具有美好善良的一面。我们熟知并喜爱的白娘子，出自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其中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重逢等经典情节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恋爱的憧憬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

与其他很多动物不同，蛇，无足却能疾行如风；身形修长柔软，能够伸缩自如，继续盘旋。这种形体上的特点也给人以特别的联想。

古人以蛇喻书法，苏轼词《西江月·平山堂》写道：“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马致远曲《双调·夜行船·秋思》有“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的句子。笔走龙蛇、惊蛇入草等词汇更是直接用来形容书法俊逸灵秀、气势磅礴，成为许多书法家追求的至高境界。

或许是受到蛇在草丛爬行时或隐或现的样子启发，“草蛇灰线”法成为古典小说情节结构技法之一。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写道：“有草蛇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草蛇灰线”法也是《红楼梦》小说创作中采用的一个基本的、全局性的艺术手法。脂砚斋对《红楼梦》的批语中也屡次出现。

1934年，聂耳根据家乡昆明的传统曲目《倒八板》整理改编了一首民族管弦乐曲，将之名为《金蛇狂舞》。全曲以激越的锣鼓伴奏，旋律昂扬、热情洋溢，生动地再现了民间庆典的欢乐场面。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开、闭幕式中，运动员入场时反复演奏的《金蛇狂舞》有力烘托了这一盛会的欢腾气氛，体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

从图腾符号到神话传说，从文学形象到曲艺创作，古往今来，蛇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如影随形、相生相伴。它承载了厚重历史与人们的美好心愿，带给人们力量与希望，构成了华夏文明中蔚为壮观的“蛇文化”。

##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2025年是农历乙巳年，因为“巳”位于地支的第6位，对应的生肖是蛇，故而又称为蛇年。

在古代文献中，龙蛇常常并称。《后汉书·郎顛襄楷列传》中说：“龙能变化，蛇亦有神。”《管子·枢言》：“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然而，龙毕竟是人们想象中的形象，蛇却是真实的存在。它不仅与中国人的生活联系紧密，而且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成为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形象。

上古时期，人们既敬畏蛇又崇拜蛇。《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蛇，曾经是威胁人们生存的重要敌人。古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由害怕蛇转向对蛇的敬畏，于是很早就将蛇作为图腾之一，由此产生了很多关于蛇的神话传说。

《列子·黄帝》篇说伏羲与女娲“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汉唐以来，大量壁画、帛画或石刻，都对伏羲女娲的形象有所反映，在这些艺术作品中，伏羲女娲大多位于画面的左右两侧。他们手中举着曲尺与圆规，人形的上半身朝向不同，但蛇形的下半身缠绕在一起。

我国南方多山多湖泽，草木茂盛，适于蛇的生存，人与蛇接触的机会更多。因而在战国楚墓中常能看到手中握蛇的镇墓神。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上，人首蛇尾的大神位居中央，高高在上，显示出王者风范。

在后世的文化流传中，随着对蛇的认识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赋予蛇这一形象更多的内涵。晋代干宝《搜神记》中，有《李寄斩蛇》的故事。少女李寄斩杀大蛇后，见到蛇洞穴中此前被害之人的骸骨，发出“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的叹息。故事借人与蛇的斗争，反映了我国古人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生存智慧，讴歌了先民不畏强暴、不屈不

## 视觉阅读

### 长征中的春节——扎西会议

一渡赤水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1935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地区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同日，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展开战局。

（图文整理：严 壮）



图①：扎西会议旧址。  
图②：《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档案馆复制件）。  
图③：扎西红军烈士纪念碑。

